

海边文丛·小说卷



美丽的堕落

来 其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美丽的堕落

来其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MEILIDUOLUO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的堕落/来其著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 11

ISBN 7-5059-3493-7

I. 美… II. 来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3228 号

书 名	美丽的堕落
作 者	来 其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刁小林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舟山市定海同润图文印刷中心
开 本	850×1168 大 32 开本
字 数	130000
印 张	4.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3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493-7/I·2664
定 价	13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自序

《美丽的堕落》发表后，曾有评论文章说到，该文的结尾“是不是一种反讽”。现在我把它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，自然又想到了这一问题。

我记得我为什么会写这篇小说。那是由于一次谈话。这样的谈话本该发生在书房里或者咖啡馆里，但事实上不是，事实上发生在一桌酒席上。一群平常唯唯喏喏的人，包括那些戴着不大不小的官帽的人，一个个全都愤世嫉俗起来，真令我不得不佩服酒的改变人性情的威力。

我已记不清谈话的其它内容。只记得有一人提议，要大家凭直觉说一件你觉得最可怕的东西，于是有人说是贪官污吏，有人说是白粉，有人说是爱滋病，也有人说是强盗、杀人犯。这时我在边上冒出一句，我说，是堕落有了一个美丽的过程。

2 美丽的堕落/自序

可能是我的表达不够清楚，也可能是当时连我都没能把自己说的话想清楚，席上有不少人没听懂。他们用一种恭维的话批评了我说话的含糊。但听过也就算了，谁也没有为这句话去作深入的讨论。

只有我一直记着自己的这句话，并时时反思。那是因为生活中总会发生一些事情来证实我的这句话，使我灵魂深处常常冒出一些火花来，照亮我的思索。

我想当代人最为深恶痛绝的便是精神上的失落，在物质相当富裕的今天，这种失落就日益成为人们难以忍受的事情。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。但同时，精神的失落和堕落又在经常发生，有些是身不由己的，甚至罩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。

所以我说，《美丽的堕落》不仅仅是一篇探讨生存问题的小说。

但它和生存问题有关。生存的因窘总是诱惑人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。在这种改变的过程中，有的人精神升华了，但也有人走向颓废堕落，我写的只是后一种情形。这种情形更令人反思和惊醒。

箏最终当人情妇是无法避免的，至少在她个体经历中只能作这样的选择。我一直在想，假如扎易不背叛她，情形又会怎么样？或许她不会这么快地堕落，但也只不过是延长堕落的美丽的过程而已。

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一个群体的生存窘境而去拼搏的，这使她的堕落更具悲剧色彩。这种牺牲个体精神而赢得群体新生(?)究竟值不值得？或许这种结果也是群体所不愿接受的。箏对此自然心领神会，她想与扎易结婚，并不是为了爱情，而是想拯救灵魂。这最后的挣扎也如泡沫般幻灭了。

堕落就是这样有了一个美丽的过程。

从我本身愿望而言,我希望笋的堕落现象速朽,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或许它还将延续一段时间。

在生活温情脉脉的面纱下,总是裸露着一块块坚硬的碑石。

创作是什么?创作应该是从血管里流出血来,去滋润那些碑石。

这本集子里的小说,都是拷问人的灵魂,记录了各色人在不同年代的精神挣扎、扭曲、失落和堕落。而这些小说又是十几年间陆陆续续写下的,似乎人们这种精神上的苦痛,从来就没有绝迹过,我只不过作了一些记录与想象而已。把这部分小说单独收集到一块,倒也是一种有点意思的事。只是我远没写尽人的这种苦痛,我想也是难以写尽的。

目 录

- 1 老爷子
- 13 美丽的堕落
- 43 钓到一条大鱼
- 56 淡爷
- 75 M市发现艾滋病患者
- 89 一堵土墙
- 98 小天使
- 103 闯海者

109	回家
121	钓石斑鱼的老大
132	最后一轮光圈
139	最后的日子
152	乔迁之喜
158	炎热的夏天
196	葡萄架下

老 爷 子

杨老爷子七十生辰那天晚上，胃口出奇的好。他吃了一只烧兔外加一大盆牛杂碎，吃得满脸油渍渍的象只刚出炉的大烧饼。喝了半瓶老白干的杨老爷子开始向孙子吹嘘他一枪打倒野兔的故事。烧兔是从熟食店里买来的，杨老爷子却说他打到的野兔味道好极了。

杨老爷子其实不是俗人，十多年前他还是市政府办公室主任。那时他是没功夫去打野兔的，却有人送给他五六支红漆猎枪，几年之后他从箱子内找出时已是锈迹斑斑了。杨老爷子擦拭着，心里便一阵阵发酸，觉得自己如今就是这杆红漆猎枪了。他扛着猎枪上了山，钻进了树林，出来时已是傍晚，紫红的光照在脸上，一片喜色。他肩头的猎枪上吊着两只带血迹的野兔，一晃一荡的。在晚风中他如同拾了一个宝贝。

2 美丽的堕落/老爷子

从此杨老爷子天天去钻山沟，却再也没能打着兔子，好象兔子们串通一气跟他作对似的。他回想兔子在尖锐的枪声中缓缓倒下的一幕，那一次次的感觉如山摇地动。就从这时起他老是有着一种饥饿感，他从山上下来时，总是拐进熟食店，店内小老板脸上的笑容与日俱增，一见他就笑得一塌胡涂了。

红烧兔子进入他的生活，刺激着他的神经，每消灭一只兔子，他就在日历上划上一道红杠杠。这习惯源于他早年的经历，每消灭一个敌人，就要在烟壳上划一笔。进城后他不再划杠杠，开始画圈圈。现在想想，划杠杠远比画圈圈有趣多了。

当三十三只兔子在杨老爷子的胃内消化时，他内心渐渐滋生了一种愤怒，经过熟食店时，就举枪向橱窗里的兔子瞄准。他觉得山上的兔子就在里面嘲笑他老了。他就这样站着，瞄着，久久不动。一个小孩最先跑过来，问他，老爷爷你在干吗？接下来，过来的人更多了。有人说这老头在练功，有人摇头驳斥哪有这种功，有人反唇相讥你是少见多怪脑不开窍，说不定这老头在创一种新功呢，就没人说他会开枪。杨老爷子就扣动了板机，只听见轰地一声响，一大片窗玻璃如雪花般纷纷扬扬落下来。围观的人立即如鸟散了，一双双眼木然地瞪着。店老板乌头散发冲出来，跳着脚又叫又骂。路上骑车的都扭着脖子瞅，二三辆车撞在了一块。110从老远处尖叫着扑来，大盖帽也从岗亭里奔过来。杨老爷子象大梦一场刚刚醒来，吃惊地望着满地碎玻璃。

这事后来有多种说法，流传最广的版本，说熟食店是家黑店，诱人的红烧兔子是用烟壳子煨过的，味道鲜极了，只是吃过几回便会上瘾，这事让杨老爷子知道了，他就开了枪。一时间人言沸沸，许多人赶来探个究竟，熟食店生意陡然好了许多。若有人问起，店老板就笑嘻嘻地矢口否认，弄得人们更信了。便惊动

了公安局，派一老一少两位警察前去查问，这回店老板沉着脸，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两警察又去问杨老爷子。杨老爷子对外边的事浑然不知，他说，那天瞧见店里有只兔子左窜右跳，那兔子纯白的毛色，他忍不住就勾下板机。老警察说，那兔子呢？杨老爷子说，当然让我打死了。老警察便从头到脚地审视了他一番，一声不响地走了。

老少警察回去后，意见发生了分歧。少警察说这事还有许多疑问，店老板为啥不提赔偿？是不是他们串通一气？是不是他们早有预谋？这一枪真是绝妙无比，让店老板发了一笔横财，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广告效果吗？说着说着少警察就生气了。老警察却脸色平和地摇摇头，说，人呐，不能太闲，那老头子是太闲了，闲出病来了，他得找点事做做，否则还会闹出更大的乱子。说完就叹口气，想到自个儿也快闲着了。

杨老爷子的当街一枪上了当地晚报的花边栏，便又引出一桩事来。两位蓄须人，看不出年纪的，自称是野生动物保护者，找上门来了，对杨老爷子好一番劝说，好一番训导。杨老爷子说，我惹你们什么了？我只打了一只野兔呀。蓄须人说，一只也不行，有一只就会有第二只，有二只就会有第三只，以至无穷无尽。杨老爷子说，我就打了一只，况且野兔也不属保护对象。蓄须人说，国家不保护，我们保护呀。杨老爷子火了，骂道，妈个巴子。蓄须人笑了，骂人不好，不文明。气急败坏的杨老爷子伸手从墙壁上摘下那支枪，向蓄须人平平端起，打兔子算什么，我还打人呢。蓄须人再也不敢吭声，转身走了。

杨老爷子正在发笑，却又听见门铃声，心中诧异，那蓄须人又来了？便坐在沙发上不加理睬。可是门铃声不屈不挠，响了一遍又一遍，甚至于捣起门来了。杨老爷子想，这是两个疯子，就走

4 美丽的堕落/老爷子

到门后吼道,再不走,我叫110了,忽听见很熟悉的声音,便转恼为喜了,忙开了门,门外站着正是老哥王码。

王码比他早退休二年,退休前两人不很熟,他们是在老干部国画班上混熟的。杨老爷子上国画班时,王码已能画出风雪中傲立的梅。当时王码送给他很多笔墨纸贴,就象一个大哥哥迎接小弟弟上学一样。可偏偏他做不来好学生,没画成半支梅就瞌睡了。国画班的老师原是教小学的,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大官,更没见过这么多的大官坐在自己的三尺讲台下,就很想让这些学生个个满意。杨老爷子睡着了,他站在课桌边叫了几声,见毫无动静,就不敢再叫了,邻座王码想代劳,也被他阻止。原以为睡了几节课后,杨老爷子就会自觉不好意思,不再来了,谁知他却天天雷打不动,准时赶来睡觉。不过杨老爷子还是拿到了毕业证书,他把它随便一团,扔进了垃圾箱。

杨老爷子离开国画班后,很长时间没见到王码。那时王码的一幅画参加了老年人书画展,他对画画的兴趣正高呢。杨老爷子又开始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。他也短暂地交过几位老友,可这些人个个忙得很,钓鱼,下棋,练气功,打扑克,最不济的也要在每天早晨去公园里声嘶力竭地喊嗓子,而他对这些要么没兴趣,要么学不会,要么学会后马上忘了,因此也就难以与他们经常来往。有时在街头碰到他们,没说上几句话,他们就象被开水烫了似的叫起来,迟到了迟到了,下次再谈下次再谈,就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街上。

杨老爷子再次见到王码时,王码已经不再画画了,他开始了钓鱼。王码每玩一样,总是能鹤立鸡群,横空出世,他钓鱼也钓出了大名堂,转眼间成了钓鱼学会的理事,还策划了两次大型钓鱼比赛。在王码的努力下,钓鱼学会一下子在社会上赫赫有名。但

王码并不满足，仍四处招兵买马，想把各方人士都收至旗下，以能一呼百应，蔚蔚成大观，于是连杨老爷子也没拉下。杨老爷子跟着王码去钓过几回鱼，真是大开眼界，十几辆客车轰隆隆开进鱼塘，几百根鱼杆一溜儿伸向鱼塘，刹那间白鲢翻滚，银鲫跳跃。那场面尽管热闹，杨老爷子去了两次也就不去了，他嫌烦，况且眼看着那鱼塘一日间就被糟蹋了，他心里怪不好受的。王码面对他只得苦笑说，你这人呐，就是不合群，就是和大伙儿走不到一块。再后来，鱼塘都让人承包了，河水因污染开始发臭，王码再也难以组织大型的钓鱼活动，他就又有了新的爱好，又风风火火地忙乱去了。

杨老爷子在孤独的日子里痛定思痛，觉得自己错就错在没有爱好，以至过得不快活，直到他上山打到了那只野兔，他才知道爱好是什么，只可惜，他打到了两只兔子后，爱好就躲藏了起来，不再与他照面。

王码这次来，也是看到了报上的花边新闻而来的。这些日子他和几个退休医生混在一起，开办了一家老年心理诊所，还想写一部老年心理专著，于是到处寻找各种症例。报上的新闻使他们如获至宝，几个人商量后都感到是个难得的例子，于是就叫王码上门跑一趟。王码呢，也想借机劝劝老友。

但没坐一会儿，王码就在心里骂道，那两位医生的分析尽他妈地胡扯，杨老爷子的心理正常着呢，至多只在开枪的一瞬间精神有点恍惚。想起以前杨老爷子干什么都魂不守舍的样子，王码暗暗为老友高兴。心念一动，就想起一件事来。

原来王码以前的上司，近来办了个狩猎场，缺少人手，几次叫他去。可心理诊所他一时离不开。况且，虽说以前的上司现在与他已不是上下级关系，但相互间的相处总是很微渺的，王码过

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，凡事总要自己说了算才高兴，因此狩猎物他是不去的。但要想个委婉的推托之词，最好是让那位上司觉得不是他不想去。

现在这两全其美的办法终于有了。

一旦大策已定，具体的说辞也就烂熟于胸了。这几年的混迹，已使他巧舌如簧，两片薄薄的嘴唇里如水流出来的话儿总是能贴到人的心窝里，再难的事经他一说就不难了。这天下午，也不知他说了些什么，反正到了傍晚时，杨老爷子已是满面春风，十分客气地送他出门。

第二天杨老爷子就去了狩猎场。

狩猎场原是一个知青点，在山里，当年墙上刷着的红色标语还依稀可见。这里圈养了许多兔子、鸡、狗、猫、羊，待游客到达，把它们往山坡树林里一赶，游客拿起枪跟着、追着，啪啪一放，就算是狩猎了。虽说大多数的动禽温顺的很，举枪便能打倒一个，但也有些如猫咬狗咬的，得满山遍野乱跑才能追逐到，城里人常常刺激得哇哇乱叫。当然价格也是视刺激程度而定的，打狗最贵，其中又以狼狗价格最高，打一只狼狗需八百块；打兔子就便宜多了，二百块就够了。狩猎完毕，客人们可以在现场烧烤猎物，也可以带走，当然这还得付钱。

杨老爷子粗算算，一个人来一趟起码也得千把块钱，就不再觉得场主付给自己的工钱多了。他来时，这里已有两个老头，一个姓胡，一个姓李。胡老头号称神枪手，专门陪客人打狼狗，若客人一枪没打中要害，狼狗痛极了反扑过来，客人心生怯意手忙脚乱，这时候就得靠他出手相助，把狼狗一枪给毙了。当然，出手时机必须恰到好处，出手早了，客人觉得没了刺激，就会怪你多管闲事，甚至叫你赔他八百块；出手太迟更不行，人命关天，岂可儿

戏？胡老头于这一关节掌握得极好，靠的就是他的枪法准，常常在最危险的一瞬间他一枪解危，客人自然视他如救命恩人了。杨老爷子到场后，给他当帮手，没过几天就觉得他实在了得。每当没人打狗，胡老头闭眼蹲在场上，聆听树林里传来的枪声，就能判断出哪一枪打中了，哪一枪歪了方向。于是他一会儿叫声好，一会儿骂声臭，少有安宁的时辰。

李老头和胡老头呆在一起就要吵嘴，从鸡毛蒜皮到国家大事，两人都说不到一块，每当树林里枪声响起，胡老头叫好时，李老头就念罪过。有时胡老头连连点头叫好，李老头连连摇头念罪过，就象是两个孩子堵气，各不相让。这样吵是不伤和气的，但也有动筋伤骨的时候。那时候两人就是一对斗红脸的公鸡了，李老头自认为骂胡老头最厉害的话是土匪、匪性难改，一听见这句话，胡老头就脸如猪肝，跳起来扑向李老头，那架势就象要把他撕成两半，因此说这话之前，李老头先要做好逃之夭夭的准备。有一回，李老头连骂三声土匪，骂完后沿着山坡一口气跑了三圈，直跑得口吐白沫，一头跌倒昏睡了老半天。这样大吵一顿后，总有三五天可平静。两人暗暗憋着劲，等待着下次吵架。

杨老爷子每天听他俩斗嘴，倒也十分有趣。他刚来时一口气打了十只兔子，把一个月的工钿全打掉了，且每天看着鸡飞狗窜，那份狩猎的心反而淡了。

照理说日子该这样平平静静过下去了。可有一天，忽然开来十几辆轿车，车厢里钻出一群红男绿女。那伙人把狩猎场包了，兔哎、鸡哎、狗哎、猫哎全被赶上山。那天的狩猎成了一场屠杀，山坡上全是躺倒的、流着血的小动物。傍晚时，还有一条狼狗没有捕杀，那是特意留给一个大款的。那个大款是这次屠杀的付款人，自然该享受最高待遇。那人腰圆膀粗，一看就象一个屠夫。屠

夫却不会打枪，或者说枪法极臭，三五米外便要放空枪，于是红男绿女围成扇形包抄过来，逼得狼狗往大款那儿逃窜。众人说，开枪啊，开枪啊。这时狼狗离大款已经不远了，大款举起了枪，瞄了一瞄，开了一枪。他原本想打脑袋的，却打到了耳朵上，一只耳朵化作无数肉片飞了出去。

这是紧要关头。但不能不交待一下那只狗。那只狼狗其实是条警犬，场主买它来守场的，本不属屠杀之列，谁知那个大款要来个赶尽杀绝，场主就出一万元的天价吓吓他。大款大手一挥，轻描淡写地说，不就是一只角子嘛。那气吞山河的气概顿时使场主回心转意。那天下午，这条警犬已多次死里逃生，它在人们的枪口下一次次被缓期执行，又眼见同伴一个个倒在血泊中，早已不耐烦了。在一只耳朵被削掉的刹那间，这条警犬终于一跃而起，象只狼一样跃起。

这时应该让胡老头来力挽狂澜了。场主在远处站着，显得漫不经心，胡老头处理这样的事还不是小菜一碟。正想着，枪响了，场主听见人们啊啊的叫喊。他发觉这叫喊有点不对劲，有点惊惶失措，接着他看到一个人缓缓倒下，是那位大款。

大款被警犬咬断了喉管。胡老头一枪居然没打中警犬。神枪手在狩猎场的唯一的一次失手，居然使一位大款送命了。

这事非同小可，大款也是大人物，他手下有好几家工厂、商店，几百人的吃饭靠着他，因此他的死影响了安定团结。上方被惊动了，公安员进驻了狩猎场，胡老头被一次次提问。疑问显然是很大的，为什么这么多次不失手，偏偏失手在大款身上？不是说神枪手吗，怎么会忽然不神了？公安员又调查了李老头。李老头说，那是粒臭弹，根本没打响。这显然是说谎，场主明明听见枪响，这早已记录在案，公安员大声喝问。李老头眨眨眼说，我是有

点耳背，跟耳背的老人你计较什么。

杨老爷子在枪响那刻就站在胡老头身边，他是离得最近的目击者。他记得胡老头举枪、勾机的动作与平常没有两样，只是在这之前，面对满山坡红男绿女嘻嘻哈哈的大笑，胡老头脸色显得很不好看，他嘴里叽叽咕咕地象在骂人，声音小得连他自己可能也听不清楚。但杨老爷子知道，这并不能够说明什么，那天谁的心情都不好，谁都想骂人。

杨老爷子已经想好了为胡老头辩护的话，他相信只要这番话一说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但公安员却没问他，这使他觉得很遗憾，他不知公安员其实早已认出他，不正是那枪击熟食店窗玻璃的神经兮兮的老头嘛，他连自己的事都拎不清，问他倒不如不问。

大款的死也只能这样不了了之，但狩猎场被责令关闭了，三个老头只得各奔东西。胡老头连最后一月的工佃都没拿到，场主说我的事业被你毁了，我的事业被你毁了，他翻来覆去说着这句话，说得胡老头难过极了，再也不好意思提那笔工资。他是在狩猎场关闭后的第二天早晨走的，走时连杨老爷子也没告诉。当杨老爷子醒来时，看见枕头边放着一千元钱，那是昨晚他和李老头凑起来送给胡老头的，胡老头居然没要。胡老头不象他们有劳保，他的家在乡下，他真不该把那一枪打歪。

杨老爷子回城后，王码来看过他，说起狩猎场出事那一幕，两人都猜测不出胡老头那一枪究竟是不是故意打歪的。这事已轰动城里，就象杨老爷子枪击熟食店一样被人传说，只是晚报这次没有报道，听说是为死者讳，且怕刺激死者家属，才忍痛割爱舍弃了这条花边新闻。但时间最易磨灭一切，没多久也就没人再提起了。